

古今文綜

野居書贈

古今文綜 第四部 傳狀志記之屬

第二十九冊

目錄

第二編 志記類

第三章 記物下

(丙)名蹟

唐喬潭女媧陵記

唐張謂宋武受命壇記

宋曾鞏墨池記

清朱彝尊遊晉祠記

清洪亮吉東阿尋西楚霸王墓記

清彭兆蓀重建桴亭記

(丁)寓言

晉陶潛桃花源記

唐王績醉鄉記

清戴名世睡鄉記

清管同餓鄉記

(戊)圖記

明宋濂蘭亭觴詠圖記

清梅曾亮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清洪亮吉青山莊訪古圖記

清洪亮吉南樓贈書圖記

清李慈銘三山世隱圖記

清趙銘周氏竺橋丙舍圖記

清周壽昌枌東老屋校書圖記

(己) 畫記

唐韓愈畫記

宋歐陽修王彥章畫像記

宋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明宋濂宋九賢遺像記

明黃淳耀李龍眠畫羅漢記

清侯方域管夫人畫竹記

清曾國藩聖哲畫像記

清薛福成觀巴黎油畫記

清吳汝綸左忠毅公畫像記

(庚) 雜物

宋歐陽修菱谿石記

宋蘇洵木假山記

明歸有光秦國公石記

明魏學洙核舟記

清魏際瑞海市記

清周鴻覃記峩眉松

清吳敏樹書義猴事

清魯一同二燕記

清管同記蝸

清管同記鵠

第四章 記事

(甲)宴集

清梅曾亮江亭消夏記

清李慈銘壬申七月北海鄭司農生日集鄭奩記

清李慈銘極樂寺看海棠記

清李慈銘重五日游龍樹寺記

清李慈銘夏日雨中集天寧寺記

清趙銘守梅別墅雅集記

(乙) 記人

明高啟書博雞者事

明歸有光書張貞女死事

清黃宗羲萬里尋兄記

清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清方苞石齋黃公逸事

清方燦如書華豫原事

清胡天游書趙萬全事

清汪中書周義僕事

清樂鈞羅臺山逸事

清梅曾亮書楊氏婢

(丙)記言

唐李德裕平泉山居誠子孫記

唐孫樵書田將軍邊事

明劉基賣柑者言

明宗臣二曾夜談記

明唐順之記李方叔論文語

清方燾如記長老言

(丁)雜事

宋歐陽修樊侯廟災記

宋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

明程敏政夜渡兩關記

清方苞仁和湯氏義田記

清洪亮吉城東酒壚記

清劉嗣綰龍泉寺記

清劉嗣綰頤園讀書記

清樂鈞白雲寺讀書記

清謝質卿靜樂軒翫月記

清劉開孔城北游記

古今文綜

第四部

傳狀志記之屬

第二十九冊

杭縣張相謨錄

杭縣姚漢章閱訂

第二編 志記類

第三章 記物下

(丙)名蹟 靈輓勝賞精神往來。是以橋山攀其弓髯。武城修其牆屋。錄六首。
唐喬潭女媧陵記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歸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邱大阜。險狹之口。罔不漱之。爲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

沒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斷鼇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爲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嶄嶄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冥應。肸蠭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奠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邱之金精。龍劍。鋼之其內。散之其閒。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邱。九疑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楮者。余謂媯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水谷不爲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爲城冢後記。

唐張謂宋武受命壇記

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拯之。曆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屯尙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勳。當其驅駕英雄。芟夷僭僞。南摧勁楚。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爲我有。四海爲己任。誠能秉汾陽之志。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爲翊戴。指撝徐傅。共致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爲齊晉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胤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之報施。其明徵乎。則知握玄符。升大寶。禮義得之者難絕。智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況敗如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運屬陵夷。業崇經濟。周爰故地。殷鑒在茲。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建。

宋曾鞏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尙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

清朱彝尊游晉祠記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

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合注於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囊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流會於汾。地卑於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是也。廟南有臺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宗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物。酈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歲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祠下。息焉。逍遙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沈。鯨魚羣游。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爲客久矣。自雲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遙。黃沙從風。眼眯不辨。川谷桑乾。滹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不相顧。雁門句。

注坡陀。阨隘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怫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游人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馮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與爲之記。不獨志來游之歲月。且以爲後之游者告也。

清洪亮吉東阿尋西楚霸王墓記

予以屠維之歲。始夏之月。夜抵東阿舊縣。與舍弟及長白繆君。尋西楚霸王之墓。維時暑日傾谷。炎風滿山。元扃旣臻。雙壠兀立。尋碑讀之。云有李將軍從王死。實祔葬焉。嗟乎。史遷不紀其名。班氏并逸其說。獨使田橫之客。揚義魄於東潮。彭越之臣。振哀聲於西日。予實恨焉。且夫世之謂大王者。徒以淮陰歸漢。范增去楚。生有簡賢之名。虞兮一歌。駿馬再歎。死惟玩好之戀。以此短大王耳。詎知一士噩噩。剖心生前。孤忠英英。納肝身後。如生之面入九地。而不灰。已裂之背。伴重瞳。而不瞑。炎漢國士。或構藏弓之冤。楚邦遺臣。獨高埋舄之誼。大王之愛士至矣。將軍之

報主忠矣。是知三戶崛起得死士而能然。一人從亡較興王而烈矣。天之亡人也。人何恨焉。於是索茲村酒。敬奠英魂。昭臣主之大綱。破古今之殊說。可知玄松濯濯不偃。漢家之大風。庶幾青隴陰陰。猶上秦時之明月。是爲記。

清彭兆蓀重建桴亭記

太倉州治南。明處士陸道威先生故居在焉。旁有桴亭。爲先生講學處。歲久侈剝。其宅改爲羽人祠。嘉慶上章敦牂之歲。里人葺亭而新之。邑侯董公爲之倡。而屬兆蓀爲文以記。洪惟我國家甄靈奠宇。耀夏威荒。羽族卉儀。懷音革狀。而又寬天網。恢汪度。其有棲谷耆彥。韜光逸民。咸俾全箕穎之志。闡章逢之業。於以餐佩唐德。權揚儒風。自非遭際泰和。眇克遂其高軌矣。時則有若容城孫君夏峰。餘姚黃君黎洲。盤屋李君二曲。諸尊宿。而吾鄉則先生其最著者。先生秉黃中之性。希素王之道。仰察璣衡。晷緯洞其革象。上窺姚似。危微承其緒言。淄川濟南之經傳。叔孫夏侯之禮樂。慎到游棣之法術。龐煖兒良之兵謀。咸究淵微。著成部秩。有明道

學弓冶各殊。敬軒康齋。肇薛胡之津派。白沙陽明。啟陳王之宗風。東林主格物而
王學寢微。戴山主慎獨而陳學復熾。門戶之判。幾於水火。先生篤守履蹈。不墮空
玄。獨能參其異同。辨厥醇駁。宗朱宗陸。溯源以通之。主理主心。虛己以覈之。如河
傾懸。清冷灑蕩。若農服疇。疆判畛分。冥索者鏡澈。倅馳者耒解。詎非鑽仰淵騫。鱗
差冉雍者歟。會丁末造。海水羣飛。囊書屢陳。虞淵莫挽。昭華旣徙。延喜攸歸。遂乃
頤素松阿。構亭講學。而以桴顏楣。申屠因樹之屋。薜蘿交加。鄭君寫經之堂。髦秀
矜式。蓋沐藉昌運。非喻蹈海之心。植操幽棲。聊存泛宅之志者也。年運而往。遺基
歸然。夫過大梁者。猶想夷門。思魯儒者。不忘淹里。仰承列聖。幃覆醲化。涵濡綸綍。
寬大先後。載下卽夏。餘苞蘖洛邑庶頑。猶予易名。加之獎錄。矧夫逢子康之介節。
兼擅文儒。周伯況之高風。曾膺纁帛者乎。舊蹟堙廢。景行末由。鳩工庀材。爰復曩
構。上體揚闡之聖德。下孚式瞻之庶心。史宓閱書。兩所宜載。捧筆避席。請濡牆陰。

(丁) 寓言

遊於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佯狂避世。有託而逃。其意念深遠。

矣錄四首

晉陶潛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竝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旣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尙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